

# 官员贪腐暗推房价高企 购房者成了冤大头



(资料图片)

## 核心提示

2009年12月25日,因犯受贿罪,浙江省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规划建设局原局长李幼祥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零六个月。法院判决确认,李在担任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规划建设局副局长、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房产公司负责人、建筑承包商等人在工程监管、验收、工程款支付及征地、项目建设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110万余元。

据统计,2009年1月至11月,浙江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该省国土系统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已达61件67人,其中有15位正、副局长。一位检察官说,近年来,各地的房价一路攀升,火热的楼市、高昂的房价让许多百姓望楼兴叹,在声讨房价高涨时,不少人往往把矛头指向开发商的唯利是图,殊不知,畸高的房价中,也有腐败官员的一份“功劳”。

“房价里还包括了腐败的成本。”检察官说,开发商是精明的商人,他们不会为自己的行贿埋单,这些行贿的支出都会被打入成本,转嫁给购房者。如此一来,购房者是钱权交易的付款者和冤大头。

## 各个监管环节 都有腐败官员的身影

在浙江省丽水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利用处原处长何敏一案中,当地知名房地产企业几乎全部卷入。何不仅收受各种贿赂,还通过帮房地产老板集资拿利息,到房地产公司低价订房转手卖掉赚差价,以及投资房地产公司合作开发等。

继杭州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前期部副经理陈静在西溪湿地的有关工程中受贿500万元被判刑,西湖区建设局原副局长吴少雯,因伙同他人向工程中标单位收受贿赂988.4万元,被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之后,2009年12月22日,也因此涉案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被正式移送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据称,许的涉案金额超过亿元,其中牵涉杭州的多家房地产企业。

事实上,从目前浙江检察机关查处的已经定案的涉房地产腐败案件看,从土地、规划、贷款到销售,房地产开发的各个监管环节都可以寻觅到腐败官员的身影。”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一位检察官说。

在立案查处的台州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刘长春一案中,台州市检察机关从当地一家房地产企业涉嫌行贿的线索入手,除先后查处了台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原局长王尚友,台州市国土资源局路桥分局原局长李嘉、原副局长郭炳涛,温岭市国土原局长吴宗斌、原副局长杨文斌等受贿案外,检察机关还从房地产开发的利益链入手,立案查处了中国建设银行台州市支行原行长蒋达强、台州市路桥区委原副书记郑敏华等8件9人涉房地产贿赂案件。

在经济并不发达,但房价直逼发达城市的水,除市国土局局长叶杰耀、土地利用处原处长何敏,检察机关从国土系统与房地产商之间的权钱交易中,先后查处了景宁县两任国土局长陈守霖、沈永明,丽水市国土局莲都区分局原副局长魏兴等13件13人贿赂案件,以及丽水市国土资源局贪污受贿窝案。其中2009年11月27日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九年的丽水市国土勘测测绘规划院原院长郑宏峰贪污225万元、受贿150万元,涉案金额创下了丽水历史上的新高,被称为“丽水贪腐第一案”。

而在浙江被查处的被“房产”诱惑的贪腐官员中,也不乏地方的主要领导。2009年12月18日,黄安波被洞头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之前,黄的身份是浙江省平阳县县长,他在担任平阳县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平阳县县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任在预安排新区地块、房产项目变更设计以及土地出让金补交等方面滥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现金74万余元。此前,该县原常务副县长徐定锦也因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而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零六个月。

2005年,浙江康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老板徐西东窗事发,牵出浙江省新昌县委副书记刘德秋、新昌县原常务副县长姚锦旗、新昌县国土局原局长王敏勇、新昌县财政局原局长陈建军、绍兴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蒋永舟、绍兴市委副书记范雪坎等官员;2008年5月,曾与范雪坎搭档的绍兴市原市委书记冯顺桥也翻船落水。

据介绍,在浙江2009年立案查处的61件国土系统职务犯罪案件中,有近三成涉及国土官员与房地产公司之间的利益纠葛。受贿犯罪案件中,一半以上的受贿国土官员与房地产商有不同程度的利益交集。

事实上,据统计,不仅是浙江,近年来落马的贪官不少都与房地产潜规则下的腐败有关,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志刚,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山东省原副省长、青岛市委原书记杜世成,天津市政法委原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昆明市规划局原局长曾华,上海房地局原副局长殷国元,江苏省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重庆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重庆市沙坪坝区原副区长陈明,福州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王炳毅,福州市仓山区土地局原局长李仲……都与房地产腐败有关。

## 90%以上是大案

据介绍,与许多地方一样,在浙江近年查处的涉房地产犯罪案件中,新型受贿罪不断出现,大案要案也越来越多,违法金额更是一次次超出人们的想象。

在分析2009年浙江国土系统贿赂案件时,浙江省检察院副巡视员、反贪局副局长倪集华说,由于房价地价的快速上涨,使得2009年涉及房地产的贿赂案件涉案金额暴增,90%以上是大案,“受贿金额百万元以上的大案已是司空见惯”。

在刘长春一案中,检察机关指控刘长春收受的近140万元贿赂中,有相当一部分系其利用职务便利,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方式从房地产公司老板处购得房产名义收受贿赂的。起诉书显示,刘长春或以自己父亲之名、或以儿子之名,甚至以自己妹妹张某儿子的名义,从不同的房地产公司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买房产。

同样,在法院审理认定的叶杰耀受贿案中,有三套商品房系房地产公司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出售给叶杰耀及其共同利益关系人,仅

该三套商品房交易,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就达59万余元。

相比之下,丽水市国土局土地利用处原处长何敏更像是“投资高手”。2005年8月,何投资100万元与当地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马老板合资开发一块土地。还以外甥的名义签合作协议,明确自己不参与经营管理,拿固定回报35%。半年后,何如愿以偿,获得35万元回报。2007年,何又借丽水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季某找他办事之机,向季某透露想订一套房子的意愿,季某马上自垫定金并以何敏外甥的名义帮他订了一套,4个月后,房子转手,何敏没出一分钱就赚了10余万元。

## 老百姓 为腐败和暴利双重埋单

“官商合谋,结果是楼市利益的天平倾向开发商,老百姓的钱袋要为腐败和暴利双重埋单。”据悉,2003年,浙江检察机关在国土系统立案查处贪污贿赂案件43件43人,其中涉案县级局正副局长10人。而在2009年,在全省11个设区的国土局中就有3个局的“一把手”落马,“级别之高、犯罪数额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倪集华说。



(资料图片)

# 新闻时评

## 极端漠视民意 才会限制投诉字数

到政府的官方网站去咨询或者投诉,如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投诉不能超过100字,这样的限制还是头一回听说。近日,有网友爆料镇江市丹徒区政府网站上,所开设的网民投诉一栏,字数限制竟然只有区区100个字符。对此限定,网友惊叹说,连微博都可以写140个字,这个投诉信箱难道是在逼市民用文言文投诉? (1月5日《新快报》)

网络之所以比传统媒体更受民众关注,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网络书写相对不受限制——几乎不受篇幅、字数限制。但如今,镇江市丹徒区政府网站不仅明确限制投诉的字数,而且比微博标准还苛刻,这不仅让习惯于海量信息传递的现代网民感到不适,也让人纳闷:当地政府在刻意抬高投诉门槛,阻挠民意上传吗?

只是,在网络民意如此踊跃的今天,笔者不愿相信“阻挠投诉”是当地政府的本意,因为这么做实在是太过笨拙太过明显了。虽然一些地方政府网站的投诉与民意互动功能本身依然相对有限,虽然一些政府对待网络民意依然存在敷衍塞责的情况,但是,在网络问政已经日益明确的今天,当地政府难道连广纳民意的表面功夫,都已不屑于再做了吗?所以我善意地推测,其中会不会存在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技术性因素?

为谨慎起见,笔者试着和几个有丰富网页制作经验的朋友聊天,求教于他们。一个朋友登录了镇江市丹徒区政府网站,看完后朋友的判断是,丹徒区政府可能被网页设计公司坑了。因为这个被舆论认为存在限制投诉字数的程序,只是一种落后的几乎被淘汰了的留言程序。这种程序,无论是技术含量,还是设计成本,都是最低的,如今已很少有正规网站采用该程序。

难道当地政府真是因为不懂网络而被骗吗?说实话,笔者一度希望“技术瓶颈”的说法是真的。希望当地政府还是愿意倾听民意的。否则,如果仅为节省一些网页设计费用,而刻意采用最为落后的程序,如果真是为了抬高投诉门槛,刻意限制投诉字数,那么,这样的地方政府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刻意疏远民众,漠视民众利益与呼声的政府。

如果真是这样,那将会是多么可怕的情形!一想到这,虽然身处温暖的空调房,笔者还是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抬头望着窗外,刚经过2010年第一场雪洗礼后的北京,虽然白雪成片,但阳光已是十分耀眼,给人无限的温暖与信心。站在这样的阳光下,真希望所谓限制投诉字数的行为,只是一种技术障碍,而非其他一些让人不敢深想的原因。

子江

## 奶粉门是旧病复发还是从未治愈

2009年的最后一天,上海市食品安全联席会议办公室传出消息:上海熊猫乳品公司因涉嫌生产、销售三聚氰胺超过国家标准的乳制品,被监管部门依法查处。而上海熊猫乳品问题早在2009年4月就已查处,但在之后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一直对公众“保密”。(1月5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在影响波及全世界的“奶粉门”事件之后,在中国乳业终于迎来全面复苏的语境里,此事让人感觉特别扎眼。20多天前,陕西金桥乳业公司被查出5.25吨问题奶粉,其中11袋275公斤奶粉三聚氰胺超标。上海熊猫和陕西金桥的问题奶粉,都是使用了当年遭留的含有三聚氰胺的有毒奶源所致。这充分说明:当年添加三聚氰胺作为行业潜规则时,遗留下来的有毒奶源并没有被彻底销毁。相反,一部分仍可能存留于某些企业的库房,或以较低价格在市场上变卖。

在生产与销售之间的中端环节,在未被严格监管的各个领域,有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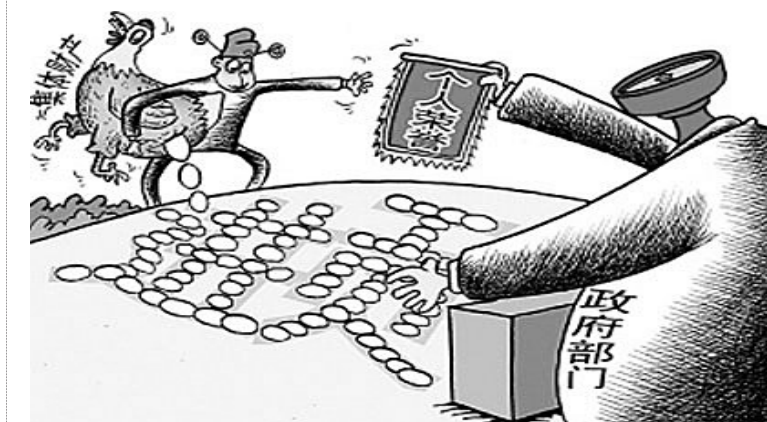
有毒奶粉被私下隐藏,又有多少有毒奶源被变相买卖,都还是未解之谜。

一个简单常识是:只要有有毒奶源未被彻底销毁,就必然会继续在市场上贩卖,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危害食品安全。这个意义上,我们真的很难判断,“奶粉门”究竟只是上海熊猫乳品等少数企业的旧病复发,还是本身从未得到过真正治愈?公众疑惑在有关部门依然不肯放弃的“保密”态度中,再次得到印证和强化。我们为何总是一错再错?

如果在食品安全事件之后,我们看到的只是严格的专门整治和运动式执法,以求尽快减少负面影响恢复行业形象,那么在制度的层面上,很多更为本质性的根源问题,就很有可能得以完整保留。只要时间的魔手慢慢唤醒遗忘,一个治乱循环就将重复上演。从这个意义上说,“奶粉门”背后,利润驱动的企业失信旧病复发,与政绩驱动的监管理念从未治愈,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快语

## 鸡蛋门



河北辛集市某养鸡村前任村支书10年间送出去30多吨鸡蛋给市里政府部门,可装一火车皮。该支书头顶着市十大公仆等多项荣誉(1月5日《中国青年报》)。

离任账目要清理,送礼清单令人奇,当政不过十年整,鸡蛋送了一车皮。头顶荣誉光耀耀,全靠村民多养鸡。百姓出钱已得利,这村官要警惕!

刘道伟 漫画 李军 配诗

## 公立学校按贫富分班放大社会不公

日前,安徽灵璧县一些小学被曝存在“贫富班”现象。家长交3000元钱,孩子就能享受小班待遇,教室内设置空调、彩电、DVD等教学设施,不交钱的孩子就要去挤近百人一间教室的大班。

### 导致教育本质变色

纵观全国,有关学校设置贫富班,交钱就能够享受不同待遇的新闻似乎并不新鲜。从幼儿园到中学,从明面上到暗地里,各色人为设置的贫富标准很多,差距也很大。尽管教育部门三令五申地对此类现象进行整顿,但依然是屡禁不止。

究其原因,一是教育产业化所演变的盲目的教育功利思维在作怪;二是社会贫富差距反噬教育行业所带来的需求引诱。一供一需的产业链条,让教育行业的教育本质被利益的方向盘拐偏了,而所谓的教育公平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一旦教育本色的防线被突破,教育沦为利益的弄潮儿,结果将会导致教育本质的变色。

傅万夫

### 让教育领域矛盾更尖锐

公立学校属于公共教育资源,并非私人投资的学校,没有经过纳税人同意,学校无权自行游戏规则。学校按家长贫富分班是以牺牲其他学生的利益,破坏教育公平这一游戏规则为前提的;这不仅是单纯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而且折射了学校的铜臭逻辑。

在优质教育资源并不充分的现实语境下,教育本身就是一场十分残酷的竞争,百姓一直对教育公平充满期待,对不公平的教育现象早有微词。公立学校不但不反思自身工作不足,反而按贫富分班。如此敛财创收只会让教育不公的矛盾更加尖锐,只会加深民众对教育公平的怀疑空间,不利于和谐教育的发展,而且学校谄媚财富也会在孩子们心里种下社会不公的种子。

胡艺

### 从源头上消除如此现象

教育事关千家万户,是基本的民生。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前提、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而实现教育公平根本出路在于实现资源均衡。为了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期待教育主管部门多在学校建设规划、校际对口支援、教师补充机制、经费保障和学校管理等方面下工夫,早日实现“校园环境一样美,教学设施一样全,公用经费一样多,教师素质一样好,管理水平一样高,人民群众一样满意”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消除贫富分班的现象,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择校问题,才能让广大学生真正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纯银

## 无情软件如何PK有情剽窃

不久前,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官方网站刊发社论,承认来自中国井冈山大学的两位教师至少70篇论文涉嫌伪造,决定撤销。而这两位在国际学术期刊十分高产的教师,竟是被荷兰教授Spek用“纠错”软件发现。(1月5日《楚天都市报》)

两年内到国际学术期刊伪造论文达70多篇,这在连串学术造假丑闻里远非“重量级”。“纠错”软件客串了一回“测谎仪”,不仅让造假者马失前蹄,恐怕就连荷兰教授Spek也要格外感慨于中国大学教师的“胆识”了。

这样一来,很多人可能要对

使用“无情软件”遏制学术造假十分神往了。不过有迹象表明,即便使用了反剽窃软件,也仍然治不了学术界、伪学术界的“有情剽窃”。比如,对于有权者在学术论坛上友情贿赂,对关系户的搭车署名。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在造假方面专司其职的庞大“论文交易市场”。论文交易不仅在网络虚拟空间大行其道,而且依然在所有有着实际需要场合应运而生。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副教授沈阳和他的研究团队估算,2007年我国买卖论文“产业”规模约为1.8亿元;到2009年,其规

模已膨胀5.5倍,论文买卖的销售额近10亿元。(见1月5日《长江日报》)

我不知道为什么《晶体学报》居然没有像国内一样大面积推广反剽窃软件,而是仅仅使用网络投稿系统,是否因为国际学者们更加爱惜羽毛,笃信学术操守,还是干脆不会造假,不懂“剽窃”。但至少,国际学术界没有这么多不以为羞的“有情操作”、“有钱操作”。

如此看来,学术土壤的纯净,并非仅仅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至少还有道德、法律的约束力问题。

严文